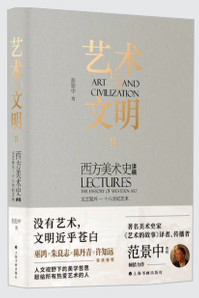
新书掠影

本书力求跃出藩篱，围绕“祭祀”“历法”“华夷”“正史”“典志”“谱学”等八个主题，重新观察、论述与中国古代政治相关的种种惯习、心态及其变迁。

《变动的传统：中国古代政治文化史新论》
陈侃理 主编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23年5月出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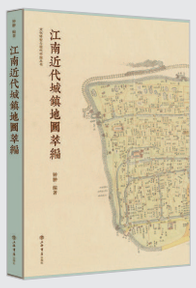
作者通过回溯历史发现，人得以生存的一些基本资源，恰恰是不能完全市场化的，从而对美国过度市场化的社会，提出了批判和反思。

《市场给不了的自由》
[美]迈克·孔恰尔 著
舍 其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23年8月出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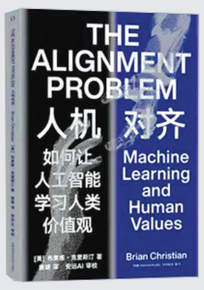
全书将绵延几万年的西方艺术置于人类历史文明语境，摒弃当下流行的各种崭新术语，深度阐释不同时代之下的艺术这一独特的人类视觉创造成果，并处处体现东方的审美与哲思。

《艺术与文明：西方美术史讲稿Ⅱ》
范景中 著
上海书画出版社
2023年8月出版



本书汇集了大多数江南城镇的清代古舆图和最早的近代实测地图，其中多为此前图录书未收之图，且不少是稀见甚至是传世的孤本，以展现江南城镇的传统历史风貌与近代城镇景观。

《江南近代城镇地图萃编》
钟 翀 编著
上海书店出版社
2023年8月出版



如果我们训练的人工智能（AI）做的事情与我们真正的目的不符，就会引发潜在的风险和伦理问题，这就是对齐问题。对齐问题研究的成败，将对人类的未来产生决定性影响。

《人机对齐：如何让人工智能学习人类价值观》
[美]布莱恩·克里斯汀 著
唐 璐 译 安 远 AI 审校
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
2023年6月出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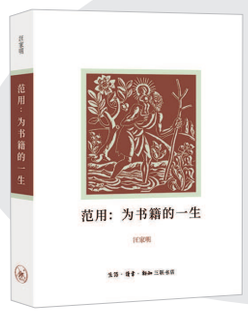
书人茶话

昨日光影留韵长：当代书业的深情回望

■ 绿 茶

近读几本从私人角度撰写的书业史，感触良多。出版人汪家明的《范用：为书籍的一生》，讲述出版家范用的出版人生，自1938年入行，范用的一生可谓是“为书籍的一生”；《美术给予我的》，则是汪家明讲述自己的美术生涯以及美术对于他从事出版的重要作用；再一本《一个人的书籍设计史》，作者宁成春是三联书店独立建制后的首任美编室主任，他的设计思想奠定了三联的书籍风格；最后一本刘柠的《私享录：四十年来书业》，则是一位资深爱书人对40年来中国书业的致敬和回望。

《范用：为书籍的一生》
汪家明 著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



《美术给予我的》
汪家明 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

《一个人的书籍设计史》
宁成春 著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

《私享录：四十年来书业》
刘 柠 著
安徽教育出版社出版

为书籍的一生

1937年秋，15岁的范用成了读书生活出版社的一名实习生。1949年9月，范用调到北平工作，在出版局、新华书店等几个单位辗转后，1950年12月进入新创立的人民出版社。1960年，范用得到一本俄罗斯出版家绥青的传记，他寄去请翻译家叶冬心审阅并翻译。叶冬心读后回信说：“这是一本不可多得的好书，值得把它翻译出来。”1963年7月，《为书籍的一生》由三联书店出版，仅印2120册，没想到，书上市后大受欢迎。

俄罗斯出版家绥青的这本自传，记录了他15岁从家乡来到莫斯科打拼的历程，从干杂工开始到一点点学习书画贩卖，到成为书铺骨干，再到自己开办石印厂，成立“绥青图书出版股份公司”，出版有托尔斯泰、契诃夫、高尔基等大文豪的作品，成为他们的朋友。在近世俄国出版史上，绥青无疑是大人物。

在绥青身上，范用看到了自己的影子，他也是15岁离家闯荡，进入出版业，开启自己“为书籍的一生”。这个书名虽然印在绥青这本传记上，其实也是范用为自己定制的。

1978年，范用被任命为人民出版社副社长兼副总编辑，并分管三联编辑部。1979年，国家出版局任命范用兼任三联书店总经理。1978年至1985年，是范用作为出版家、编辑家最辉煌的八年。尤其是1979年，可以说是中国读书界的分水岭。

1979年1月，一本新刊物《新华月报·文摘版》问世，创办者是范用。两年后，改名为《新华文摘》。同年4月，《读书》创刊了。第一篇文章是李洪林的《读书无禁区》，开宗明义地问到：“人民有没有读书的自由？”一经发布引发巨大反响，也树立起《读书》作为知识分子思想刊物的地位。

1979年12月，三联书店版的斯诺《西行漫记》出版，不到两个月，本店和各地加印的已超70万册。《西行漫记》中译本出版，可谓是中国现代出版史上的大事，许多人的命运因为读了这本书而改变。范用想起自己还是14岁少年时，在镇江澡堂里一口气读完的《毛泽东自传》，就是《西行漫记》当中的一章《一个共产党员的由来》。

1981年7月，杨绛《干校六记》出版。薄薄的小册子，现已成为公认的当代散文精品。1981年8月，《傅雷家书》在重重阻力下艰难出版，上市后，王府井书店排起长队，一年内狂销十多万册，畅销至今。

1986年，三联书店恢复独立建制，此时范用已退居二线，但也闲不下来，仍在忙着出书。

1987年9月，巴金的《随想录》全本由三联书店出版。对于这本书，范用可谓精益求精，用最好的纸张（调用为出版《毛泽东选集》备用的纸）、最好的装订（卡纸硬封加护封）、最精心的设计（范用亲自设计）。巴金收到样书后很满意，给范用写信说：“《随想录》合订本能够印得这样漂亮，我得感谢您和秀玉同志。说真话，我拿到这部书已经很满意了。真是第一流的纸张，第一流的装帧！是你们用辉煌的灯火把我这部多灾多难的小著引进‘文明’书市的。”

用“为书籍的一生”形容书痴范用再贴切不过了，范用在自述《我这个人》中写到：“我做了50年出版工作，虽然是平凡的工作，却是有意义的工作……我热爱这份工作，看重这份工作。倘若问我：你的乐趣是什么？我说：是把一部稿子印成漂亮的书送到作者读者的手中，使他们感到满意。”

美术在出版中的作用

汪家明学美术出身，大学毕业后进入山东画报杂志社，1993年主持创建山东画报出版社，策划出版《图片中国百年史》《老照片》等影响深远的书籍和刊物。2002年调任三联书店任副总编辑，分管书籍装帧设计，并策划出版了《视觉中国丛书》《凯恩斯传》等；2011年就任人民美术出版社社长，策划出版了《中国美术全集》（普及版）等。

在《美术给予我的》一书中，汪家明坦言，要是没有美术的基础，完成这些工作还真不太可能。美术在出版中的运用，几乎是方方面面的，气质、色彩、开本、纸张、装帧，无不体现审美能力。

在《老照片》产生巨大影响力后，汪家明想创办一本《老漫画》，在徐城北先生引荐下，汪家明认识了范用，作为一名老漫画迷，范用对《老漫画》给予高度关心，介绍了很多重要的漫画家和研究者给汪家明，1999年，《老漫画》正式出版，广受漫画迷们喜爱。

在和范用的交往中，汪家明深受其设计思想的影响，而范用在书籍美学上的独特气质，以及由其一手锻造的“三联风格”，至今依然是读书人的风范代表。

范用认为，“不看书稿，是设计不好封面的。”三联书店出版了很多书话集，像郑振铎的《西谛书话》、唐弢的《晦庵书话》、叶灵凤的《读书随笔》等，还有黄裳、谢国桢、杨宪益、曹聚仁、冯亦代、赵家璧等等名家的书话集，爱书成痴的范用对于每本书都投入很大精力，认真看书稿，选合适的人来设计封面，合适的插画来做素材，也自己设计封面和版式。

范用还说过：“书籍要整体设计，不仅封面，包括护封、扉页、书脊、底封、板式、标题、尾花，都要通盘考虑。”像姜德明先生编的《北京乎》就是通盘考虑的典型案例：书名是启功先生写的，封面画是邵宇画的，封面图章是曹辛之刻的，而整体设计则是范用自己。他把封面平铺开来，从左至右，后勒口、封底、书脊、封面、前勒口，每一处细节都恰到好处，封面上甚至连出版社名号都没留，只在书脊上印了一个三联书店的LOGO，因为在范用看来，这个封面上不能再加任何东西了。

2007年，范用出版了《叶雨书衣》，精选了自己退休以后设计的书籍作品。叶雨是范用的笔名，“业余”之谓也。署名叶雨的封面设计，都是范用退休后的作品，也是范用出版生涯中的最后一本书。

是私人设计史也是中国出版史

三联风格是范用、沈昌文、董秀玉等几代出版人不懈努力的成果，作为三联独立建制后的第一任美编室主任，宁成春的书籍设计被认为是奠定了三联独特人文气息的风格。我们每个人的书房里，或多或少都有宁成春设计的三联之书，在他60余年的设计生涯里，总计设计了1500多种图书。

宁成春的设计思想深受范用影响，而范用则是鲁迅设计思想的传承者。宁成春曾回忆到：“有时候我画的方案总是通不过，书又急着开印，范老就笑眯眯地哼着小曲走来，一只手拿着小纸片，纸片上用软芯粗铅笔画着他思考的方案，一只手搭在我的肩膀上说：‘试着这样画一个’，‘把这个图改一下’……他不明确告知你怎么改，我只能自己揣摩他的意思。”

20世纪八九十年代，三联书店出版的大量人文社科书籍，在书友中产生巨大影响。“中国近代学术名著丛书”“西方现代学术文库”“三联哈佛燕京学术丛书”“文化：中国与世界丛书”“学术前沿丛书”“乡土中国丛书”等一大批丛书，开辟了一种极具标志性的三联面目，在逛书店时，一眼就能辨识出它们。

《陈寅恪的后20年》《金庸作品集》《锦灰堆》《城记》《吴宓日记》《世界美术名作二十讲》《我的藏书票之旅》……这些典型三联风格的书，不仅仅是宁成春一个人的书籍设计史，也是中国出版史的重要标志，更是很多读者的私人阅读史和淘书史。

呈现出40年出版史完整风貌

和上面几位不同，刘柠是资深书虫，有刘柠这样的爱书人几十年如一日的阅读和搜罗，中国40年来的出版史遂得以呈现出完整的风貌。

《私享录》篇幅不大，书中既有对“小开文化在中国”的梳理和考察，也有对“那些逝去的书店”的追思和惦念，而旧书店里的民国范儿、老刊物里的独立态度，都是刘柠书中记述的要角，透过书页，它们正朝我们走来。

刘柠坦言，这本小书与其说是对40年书业史的致敬，毋宁说是作为一介出版“槛外人”对这种生态进化史的深情回望。唯期能从棱镜的不同侧面，折射出书业昨日的光影，缀成一辑个人化的书业私史。

拿刘柠梳理的“小开文化在中国”来说，中国小开本文化起于民国时期王云五在商务印书馆主持的“万有文库”，之后形成燎原之势。改革开放后，“小开文化”又是一番漫长的演化过程。

上世纪90年代，小开本之风愈演愈烈。1989年，作家出版社的“四季文丛”，1992年，广西教育出版社的“名人之侣回忆丛书”，1994年，海南出版社的“人人袖珍文库”等等，已形成一定气候。集大成者是翻译家柳鸣九主编的“法国廿世纪文学丛书”，该丛书共十辑，每辑七种，共计70种。前五辑由漓江出版社出版，后五辑由安徽文艺出版社出版。1985年启动，历时14年，到1999年完成这“漫长的旅程”。

而在刘柠的书业回望中，三联书店也是最绕不开的一家，“三联小白本”“读书文丛”“三联精选”等，自然是小开文化痴迷者刘柠的心头好。

进入21世纪，小开文化在中国出版业已成平常之事，各家出版社不出个小精装，都不好意思参加书展。但在刘柠看来，江河浩荡的小开潮流，其实是由两股水流汇成，虽然都是小开，却代表了两种不同的文化：其一是改革开放之初，由三联版“读书文丛”“新知文库”等首倡的小开平装文化，其二则是21世纪之后兴起的小精装小开文化。前者成溪日久，细水长流，虽未见汹涌，却始终不绝；后者虽中途汇入，但一路狂风骤雨，喧闹奔腾，一泄而过，似乎用力过猛。

小开文化在中国，似乎注定是小众文化之一种，能如此专注于小开文化之流变，足见刘柠对中国出版业观察之细致。

好书过眼

历史背后的时间逻辑

■ 方怀银

每天24小时，每周7天，每年12个月，在现代人的认知中，时间是永恒、客观、公正的。无论贫穷富有，抑或权力大小，时间给予人们的都是相等的。中国古人认为天地初生就有了时间，所谓“四方上下曰宇，往古来今曰宙。”《圣经》中则是上帝创造了时间。但面对时间，如何去阐释它，古今中外的文人、哲学家、思想家都有不同的呈现与观点。孔子面对流水，感慨“逝者如斯”；庄子说，“忽然而已”；康德将时间视为“纯一”；奥古斯丁有一句名言：“时间究竟是什么？没有人问我，我倒是清楚，有人问我，我想说明，便茫然不解了。”

有了时间概念，就产生了历史。对于历史的解读，则因为时间参与其中，也呈现多样与纷繁。整体上来说，时间意识有关一个国家的过去、当下与未来，权力掌握者会从过去的历史中吸取教训，汲取力量，预设未来的变化和变革，决定当下的行为和行动，以实现自己的政治目的。这是权力运行背后时间的基本逻辑。

过去、现在和未来，看似清晰确定，实际上，不同时代、不同社会的人们往往借助文化、权力、政治的多棱镜来观察时间秩序的变动不居。德国史专家克里斯托弗·克拉克认为，不同的时间秩序是非线性的，不是现代的历史性无情而彻底地取代旧的历史性，而是相互交融、互相竞争，产生一种“更具有震荡性、循环性和非线性”的现代转型。因此，在《时间与权力》（[澳]克里斯托弗·克拉克著，吴雪映、刘松昱、彭韵筑译，中信出版集团出版）这本论述历史的专著中，他选取了时间与权力的相互作用为切入口，在浩如烟海的史料中，以大选侯弗里德里希·威廉、弗里德里希二世、俾斯麦和希特勒这四位德国历史的塑造者为样本，探究其个人经历、时代背景、言论和政治动作，揭示出决策者如何理解与运用时间概念、权力与时间有何互动关系，以及时间意识对大国内政外交的影响等问题的答案。

克拉克选取的这段长达三个世纪的德国历史截面，从大选侯打破饱受“30年战争”炮火摧残的现状、弗里德里希二世的守成、俾斯麦开创的“现代盛世”，到第三帝国企图掌控世界，彰显了历史的逶迤曲折。通过权力结构观察时间，就是要能够站在历史人物所处的环境中，从他们对时间的理解角度考量他们的行为，看他们是如何征服、驾驭时间，并以特定的时间观来合理化自己的行为，引领国家和社会发展的趋势。

“30年战争”带来的动荡和破坏，让大选侯开始重新梳理中央和地方的关系，“着眼未来”的他，急需摆脱传统的束缚，打破现状，做出改革和决策的前瞻性思考与行动。弗里德里希二世在一种保守取向、追求稳定状态的时间线里，看穿了国家兴亡的轮回，希望自己是作为“哲学王”而被历史记住。俾斯麦将过去视为一连串时代的决定时刻，任何一个岔路口的迟疑都可能是另一种历史的走向。他像“棋手”一样，谨慎有效地平衡各方利益，控制各种社会力量。希特勒坚定地主张与过往时间的根本性断裂，采取“末日决战”思维，最终被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

从德国这一个案出发，作者除了解构政治权力与时间的运行逻辑，还给予读者一种提醒：人要争取驾驭自己时间的权力，摆脱“真的被囚禁在了现在”的境地，为自己赢得开辟未来生活的可能性。

三味书屋

读书简 忆往事

■ 丁言昭

《人文书简》《文学书简》
陈思和 著
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

新近收到两本新书，一本是宝蓝色封面，一本是湖绿色，上面印着烫金的花草图案，显得典雅、考究，又有清凉感。这是上海文艺出版社今年出版的复旦大学陈思和教授的书简选集。近两年陈思和连续出版了分类体著述集《陈思和访谈录》《陈思和演讲录》等，这回又推出了书简选，不过这次是分做两本独立的书，一本《人文书简》，一本《文学书简》。

“书简”一般可分为两类，一类是私人通信，原本不准备公开发表的，另一类是借助书信体的通俗形式来写文学批评，探讨深奥的理论问题，如普列汉诺夫的《论艺术（没有地址的信）》、里尔克的《给一个青年诗人的十封信》、朱光潜的《给青年的十二封信》《谈美书简》等，当然还有郭沫若、宗白华和田汉早年合作风靡一时的《三叶集》等。

陈思和这两本书简集，都属于后一类公开发表的“书简”。自上世纪80年代起，陈思和刚刚开始写文学评论，就尝试着用书信体来写作。他在《马蹄声声碎》的序言里宣称：“我自写理论文章以来，一直有这么个看法：专著不如系列论文，学术论文不如学术小品。”为什么呢？因为“写学术论文难免要摆出一种架子，使用的语言也常是一般学术用语，呆板枯燥，很难见性。学术小品在文体形式上更加活泼自在，写法上也能更多地倾注作者的内心情愫。我一向喜欢在文章中读出作者的人格和性情，喜欢娓娓说道而不喜欢高头讲章……所以我在《中国新文学整体观》以后，就有意改变理论文章的文体，采用书信、随笔、对话、讨论等各种形式来阐释本可以用理论文章形式来表达的思想，文章是愈写愈短，但写起来却愈来愈觉得自如”。陈思和用书简形式写文学评论，原来是有意进行一种文体的实验，觉得这样与读者沟通起来就好像聊天一样，亲切随便，用不着一本正经地从理论到理论，而且可读性强，文字也能活泼一点，达到所谓“见性”的目的。

在《文学书简》里，陈思和收录了写给我和我父亲丁景唐的两封信，都是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写的。给父亲的信是谈王观泉的《席卷在最后的黑暗中——郁达夫传》，那时候陈思和还不认识王观泉，这本书当是我父亲送给他的，他读后写信给我父亲，报告他的阅读心得，后来又经修改公开发表了。另一封写给我的信是谈我写的《关露传》，有鼓励也有坦率批评，不过他讲的是1989年出版的《谍海才女》。

我写的《关露传》有两个版本。《谍海才女》是初版本，陈思和在信中对这个书名表示了批评。其实当时取这个书名还真颇费了一些脑筋。记得这部传记完成以后，书名是《女诗人关露传》，后又改为《一个消失了的女战士——关露的一生》，但订数只有1000多册。为了增加订数，这本书再次改名为《爱神和诗魂》，虽然订数上升至2000多册，但还远远不够5000的达标数，怎么办呢？最后把书名改定为《谍海才女》，第三次发出征订，果然一跃而达5300册，得以“死里逃生”。但思和还是不以为然，他在信中说：“书放在书摊上，让人误以为是一本通俗惊险小说，那才叫冤了。”

其实我和读者一样“冤”啊。书中描写的是一位左翼女作家、党的情报工作者的艰难一生，是一本严肃的英雄传记。不过我在书中忍痛删去了20000多字，这是关露在秘密战线上最重要的一段经历，即在敌伪时期的上海从事秘密工作的情况。

为《谍海才女》作序的梅益先生也不无遗憾地指出这段历史不应该出现“空白”。他说：“我希望在不久的将来，作者能把她本人感到遗憾的、同样也是读者感到遗憾的至今仍然覆盖在关露脸上的那层厚厚的面纱揭下来，使人能够更清楚地认识她。”

思和在信中很坦率地指出：《谍海才女》“只能说是完成了关露一生的一个侧面”。但他也赞扬了这本书对材料的舍取：“优秀的传记作者总是慧眼独具，善于发现内蕴丰富的生活细节并加以艺术性的描述，进而舍弃大量无用的苍白的缺乏生命的死材料。”关露是一位敏锐的女性作家，她长期生活在上海，喜欢上海生产的衣物和日常用品，她的后半生居住在北方，却时常想念上海，经常托居住在上海的妹妹买这买那。如买雨衣，她会告知要选择亮丽的颜色，米黄色或银灰色，但不要深灰色。她与妹妹的通信中，大部分都是这方面的内容。我在这本传记里描写了一个真实故事：关露晚年被关在秦城监狱，因为牢里统一发给犯人的囚衣过于肥大，她竟花了半年时间，将铁钉磨成一枚针，从毛巾上拆下丝线改制了囚衣，使其能合身些。思和称赞说：“这些奇特而非凡的细节，实在是非关露莫为，经认真开掘与阐释，当为令人难忘的篇章。”

《谍海才女》出版20年后，2009年10月，上海文化出版社重新出版了修订版《关露传》，经过20年的搜索、修订、沉淀，才成就了一本比较全面书写关露一生的传记。在《关露传》将出版时，编辑要求我提供关露在各个历史时期的照片，这可有点难了，因为在白色恐怖下，从事地下活动的共产党员不可能留下很多照片，关露也是如此。我首先想到的是关露的外甥女李康将，从她那里获得几张关露和亲属的照片。但是还不够啊，于是我就想到了在沦陷时期为《女声》投稿的那些地下党员或者进步人士。他们都是我的前辈，也都是父亲的好朋友。我一一给他们写信或者打电话，有的我就上门去拜访，果然收获很大。从他们那里我得到了一批上世纪40年代的旧照片，极为珍贵，还原了关露当年虎穴斗争的历史场景。这些照片，我都用在了《关露传》书中。

我真希望思和能再读一下修订版《关露传》，然后再写一封书简给我，谈谈阅读后的感想。